



觀大劇評

峰巒仗席

中国評剧院演出本

話劇原著：段承濱 杜士俊

改編：胡 沙

降 龙 伏 虎

中国评剧院演出本

话剧原著：段秉衡 杜士俊

改编：胡 沙

北京宝文堂书店

一九六〇年·北京

降龙伏虎

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2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070·579 字数60,000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3^{7/8}

1960年8月北京第1版 196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定价(7) 0.31元

前　　言

《降龍伏虎》是根据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段承滨、杜士俊編写的同名話剧改編的。

这个戏生动的反映了一九五八年大炼鋼鐵时山区农民的冲天干劲。那真是上山打猛虎，下海擒蛟龙，碰天天要破，碰地地要陷的豪迈的英雄气概。这是一首大跃进的贊美詩，歌頌了在党的領導下和鼓舞下五亿农民的英雄行为和精神面貌。剧本描繪了一大批光輝的人物，他們的豪言壯語，他們渺視一切困难的精神，他們的粗獷乐观的情調，激动了我們，吸引了我們。这是一出很好的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戏剧。我們評剧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几年来在剧目上大力貫彻“歌頌大跃进，回忆革命史”的精神，改編了一系列的回忆革命史的剧目和歌頌大跃进的剧目，（对传统剧目和古装戏也作了相应努力）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支持，因此，我們又将这一出优秀的剧目介紹給評剧观众，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它，并且通过这个演出，扩大評剧的題材范围。提高它的表現力。

基于上述的动机和想法，我們大胆地移植改編了《降龍伏虎》。在改編过程中得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吳

雪院长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在排演过程中又得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帮助。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剧本还没有改编得理想，有待改进。为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只得先行出版。

改编者

1960年3月7日

人 物

- 邢書記 36岁，县委付書記。
- 賀國昌 23岁，县勘探技术員。
- 尹哲夫 30岁，省里派来的桥梁工程师。
- 孟丹华 24岁，省里派来的建桥技术員，尹哲夫的未婚妻。
- 金德隆 30岁，龙门公社營長。
- 赵大康 28岁，虎头山公社狩猎队长。
- 李玉桃 28岁，赵大康妻，妇女連長。
- 赵大爹 58岁，大康父，木匠。
- 秦二伯 60岁，虎头公社果木技术員。
- 陈长寿 35岁，樺皮沟公社炼鐵厂厂長。
- 高守田 29岁，高山公社运输連連長。
- 刘宝善 32岁，柳树湾公社干部。
- 飞毛腿 20岁，虎头山公社生产队员。
- 张老二 53岁，虎头山公社生产队员。
- 曹老四 60岁，虎头山公社生产队员。
- 铁柱 虎头山公社生产队员。
- 石头 虎头山公社生产队员。
- 二舅 虎头山公社生产队员。
- 群众 队員們。

第一場

龙涎河畔的林区地帶，可見河上波濤，滾滾東流，幕開時，一只斑額大虎踞坐在蔓草叢生的危石上，林中傳來震憾山谷的獵鼓，号角聲，老虎惊退。稍停，一面黃旗引出趙大康和一隊身強力壯的狩獵隊員，這旗上寫明“虎頭山公社青年獵虎隊”一排紅字。眾人在場上追尋虎跡。

趙大康 鐵柱！

鐵 柱 有！

趙大康 你堵東！

鐵 柱 是。

趙大康 石頭！

石 头 有。

趙大康 你堵西！

石 头 是。

趙大康 二舅！

二 舅 哎！

趙大康 你堵老虎口。

二 舅 是！

趙大康 飛毛腿！

飛毛腿 有。

趙大康 你堵后路！

飞毛腿 是。

赵大康 (唱) 地动山摇虎狼跑，
高山密林红旗飘。
好似天兵开了仗，
喊声冲上九云霄。
布下天罗和地网，
打虎队员逞英豪。
跟踪追踪往前赶，
猛虎休想活命逃。
活命逃。

追！

众人同下。

陈长寿、刘宝善、高守田上。

陈长寿 离了凤凰岭，

刘宝善 来到虎头山；

高守田 高爐餓了肚，来把草料搬。走！

内 声 站住！林子里有陷阱，你们是干什么的？

陈长寿 桦皮沟公社，炼铁厂厂长陈长寿。

高守田 高山公社运输连连长高守田。

内 声 飞毛腿过去看看！

狩猎队员飞毛腿出现在一块岩石上。

飞毛腿 喂，你们都是到我们这儿找矿石的吧！要不对

(作砍石头状) 这个！……

陈长寿 对！是拉矿石的。

飞毛腿 跟你們实說了吧！我們公社煉鐵厂的高爐早餓扁了肚子。就是有現成的矿石也輪不到你們头上啊！

陈长寿 (对高守田、刘宝善) 哼，好足的本位劲头！

刘宝善 不管怎么說，你們总是飽汉子。

高守田 早听说虎头山出現了矿石了，你就別打埋伏了。

陈长寿 坦白了吧！我們是接洽拉矿石的。

飞毛腿 好，你們等着啊！ (回身向树林里問話) 报告队长：有人进山拉矿石来了！

赵大康 (提着猎枪走出来) 什么？拉矿石？誰給咱們拉矿石来啦？

陈长寿 是我們跟你們要矿石來了。你們是名揚四海啊，今天是特来見識見識啊。

赵大康 啊！

高守田 只要你們点头認可，我們馬上回去套車。

赵大康 (也大笑起来) 哈……虎头山上有矿石不假！ (唱)
咱们这儿是宝窝，
金矿出在东山坡，
夜晚走路不用灯，
铮光发亮闪金波。

陈长寿
刘宝善
高守田 金子咱不要！

赵大康 (唱) 銀矿出在西山坡，
銀光閃閃賽星羅。
牛郎織女來相會，
錯把西山當銀河。

陈长寿
刘宝善 (唱) 銀矿我們也不要！
高守田

赵大康 (唱) 南山北山出鐵矿，
露出地面一尺多，
你們要鐵只管去，
开采一块就够你們煉上二年多。

陈长寿 那敢情好，謝謝你們了，咱們撿去。

赵大康 (唱) 这些寶貝雖然有，
只可惜隔着一条龙涎河！
河寬十五里，水流急如梭……
有宝取不到叫我可奈何？怎奈何？

刘宝善 (对陈长寿、高守田) 听見了吧，本位主義更足！

赵大康 你們說誰本位？我們清山打猎，就為的是造
桥、采矿。省里派来的工程师，一两天就来啦。

高守田 得，桥还沒造起来呢，矿石更沒影了，干脆，
咱们另找門路吧！

陈长寿 第一等！(对赵大康)同志，我們要見縣委書記！

赵大康 哪个縣委書記？

陈长寿 县里下放到你們公社的邢書記。

趙大康 同志，你們走錯了道了，他在公社黨委會。

高守田 刚才我們去过了！那兒的說他到魯班石一帶來了。

趙大康 这，进入猎区来了！（声音宏亮的）喂！猎虎队员們，邢書記來到魯班石一帶要注意保护……

內 声 啊！

陈长寿 眼看我們的炼鐵爐，餓的直不起腰来，邢書記不会不管哪！

刘宝善 我們鋼鐵厂的小轉爐，眼看就鬧饑荒了。

赵大康 這麼說，你們真是为了大炼鋼鐵？

陈长寿

刘宝善 对，保証一〇七〇！

高守田

飞毛腿 报告队长：老虎向东边跑去了！

赵大康 盯住它，飞毛腿！

飞毛腿

是。

赵大康 带他們通过猎区，絕對負責他們的安全。

飞毛腿

是。

赵大康 跟我来。

近处传来虎嘯声，赵大康转身跑下。

陈长寿 同志，他是誰？

飞毛腿 嘿！他上山能打虎，下海能鎮蛟，他是我們虎头山远近聞名的好汉！

陈长寿
刘宝善
高守田

(同声)赵——大——康!

飞毛腿
陈长寿
刘宝善
高守田

对，对！快来呀！（一陣风似的跳到岩石后面去。）

你倒是等等！（跟着跑去。）

音乐声中静場片刻。

孟丹华背着行装，捧着野花上。

孟丹华 啊呀！太好了，这一道多美呀！（向山下喊）哲
夫！（唱）

口渴能飲甘泉水，
步行能摘道旁花；
森林百鳥齐歌唱，
高梁紅遍滿山崖。
在县里开罢了跃进会，
战士們雄心大志意气奋发，
一个个要求炼鋼參加水庫，
都爭取紅透专深建設国家。
我和哲夫找張書記要求工作，
張書記慷慨热情把話答，
山区的建設工程光荣又艰巨，
我們两个說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它。
却原来派我們俩到虎头山下，
龙涎河上建大桥好把矿石拉。

哲夫！

尹哲夫（內声）哎！

孟丹华 快走啊！

尹哲夫上。

尹哲夫 你看看好不好？这大好的山河，奇異的景色
啊！（唱）

江山如此多娇如詩如画，
高山隐在云中，
奔騰的河水滾滾的浪花。
我的祖国啊，你多么辽闊多么广大，
丛丛的森林未开发。
大地呀莫要沉睡，快把財富獻給國家。
丹华呀，我們要堅決听党的話，
把我們的青春獻給他。

孟丹华 太好了！

尹哲夫 太好了，瞧！

孟丹华 哲夫你瞧这叫什么花？

尹哲夫 啊！映山紅嘛！

孟丹华 哟！迎山紅！

尹哲夫 好，对……迎山紅，迎山紅！

孟丹华 多么好的象征呀！这就是說我們一进山区啊，
心身都变紅了，哎，哲夫把你的才能，全獻給山区
吧。

尹哲夫 說的好，說的对！我們不但紅，而且要紅得

透，（坐下来倒水）你放心吧，我要是没有武松打虎的决心，我还不接受这架桥的任务呢！（笑。）

孟丹华 哲夫，快瞧！那个指挥路标，是往虎头山公社去的吧？

尹哲夫 走吧，快走吧！

孟丹华 快走！

——幕下

第二場

秦二伯抱着三弦琴走下岸坡。

飞毛腿一阵风似的跑来。

飞毛腿 （轉身招呼后面的人）喂！你们快点跑啊，快点儿……（顽皮地）有老虎！（藏。）

陈长寿气喘吁吁地跑来。

高守田 （上气不接下气地）啊！这个跑劲儿！把我累死了！

飞毛腿 吼！

高守田 嗨……把我吓了一跳！

陈长寿 （喘气未定）兄弟，这可不是在县里开运动会呀！

飞毛腿 嗨，我这两条腿就是有这么点儿毛病！

高守田 （脱下一只掉了底的布鞋）得，我这双新鞋呀——

算是报销了。

劉寶善 到了沒有哇？

飞毛腿 (指着鲁班石) 你们瞧。

陈长寿 刘宝善 啊！魯班石。

陈长寿 邢書記呢？

飞毛腿 等我打听打听。(向山坡下喊话)哎,有三个公社的干部找邢书记……

秦二伯上。

飞毛腿 三伯。

秦二伯 哎! (指着木屋)你们都是来找老邢的? 昨天是在这儿落脚的。这会儿呀, 天刚亮就飞了! 飞过了龙涎河, 上了虎头山了!

飞毛腿 (吃惊地) 我的媽呀! 他过河了?

秦二伯 对，他过了河了！

陈长寿 (看河) 呀呀我的天哪! 这么大的浪, 怎么过得去呀?

秦二伯 赵老大撑船送过去的唄，我眼看着小船顶着水
溜子轉了三、四圈可到底还是过去了！

高守田 天都这么晚啦，也該回來了。

劉寶善：（張望着）連個船影都見不着啊！

陈长寿，人常说，要上虎头山，真比登天难！邢书记该不会……

秦二伯 用不着替老邢操心，他过的去，就回得来，这就是老邢啊！換个人呀……赵老大还不肯給撑船！

飞毛腿 对！

刘宝善 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等着！

陈长寿 那你說該怎么办吧？

高守田 拉倒吧！还是我那句話，这座荒山秃岭就算有宝，桥还八字沒一撇呢，哪年哪月能运过矿石来呢，干脆再去另找門路。

秦二伯 （勃然大怒）你要沒有心思在这儿造桥，可別說虎头山是荒山秃岭！小心烂掉舌头根子！

高守田 （吐了吐舌头）好大的火气！

飞毛腿 （把高守田拉到一边）誰叫你說虎头山不好的？老头儿忌諱这个。

秦二伯 呃！誰要是有眼无珠，不識虎头山的好处，我就留他到后半夜，讓滿山遍野的寶貝放出万丈光彩，擦开他的瞎眼皮！

飞毛腿 二伯，他們年青不懂事，又是外路来的，怎么知道这个呢？

秦二伯 哦……你們多是外路来的。

陈长寿

刘宝善 是啊！

高守田

秦二伯 （笑）这就难怪了。我就是这个倔脾气，上来就是一陣一陣的。

飞毛腿 秦二伯的脾气呀，真是跟龙涎河脾气一样，說来就来，要是来了，誰也挡不住！

秦二伯 他說得对啊，以后你們見我紅臉儿的时候，就不用理我，一会儿就过去。來吧，进屋里喝碗茶吧。

高守田 不，老爷子，我們就在这儿等着吧！

秦二伯 （又瞪起眼睛）你瞧！叫你們进来就进来吧，这里公社給我盖的房子，从頂蓋到屋里的摆設一串都是“崩儿”香的白松木的。……

飞毛腿 到屋里休息一会儿，秦二伯就在这儿給公社照看山上的果树。

秦二伯 进来吧。

众人走过木屋子，飞毛腿在岸边眺望。

猎鼓、号角声响，由远而近，赵大康领打虎队员跑来。

张老二、曹老四跟上。

飞毛腿 队长。

赵大康 邢書記回來了沒有？

飞毛腿 秦二伯說：邢書記過河上了虎头山了。

赵大康 （惊）过河啦？

秦二伯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又不是沒过去过。

赵大康 二伯，过去啦，那是去年冬天的事。現在浪大水深嘛！

秦二伯 有你爹撐船你还不放心么？多摸几遍虎头山的家底儿，将来造大桥的劲头就更大啦！

赵大康 这么說，賀国昌也跟去了？